



卸妆
●
张爱玲

XIEZHUANG

陶方宣 / 著



新 华 出 版 社

卸妆·张爱玲

XIEZHUANG
陶方宣 / 著



新 华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卸妆·张爱玲 / 陶方宣著. —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3.12

ISBN 978-7-5166-0805-0

I. ①卸… II. ①陶… III. ①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308866号



卸妆·张爱玲

作 者: 陶方宣

出 版 人: 张百新

责任编辑: 蒋小云

封面设计: 李尘工作室

责任印制: 廖成华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

邮 编: 100040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 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

照 排: 李尘工作室

印 刷: 河北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45mm × 210mm

印 张: 7.75

字 数: 168千字

版 次: 2014年1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4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6-0805-0

定 价: 25.8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-63077101



卸妆

孔雀蓝

- 2 吴锦庆老师
- 5 邝文美和宋淇
- 10 从香港到日本
- 13 急管哀弦
- 16 华美而悲哀的城
- 19 凄风苦雨的春天
- 22 绿色的脚指甲
- 25 My 8 O'Clock Cinderella
- 28 弹晴落目
- 31 东西相对两团圆
- 35 适之先生
- 38 那个愉快的夜晚
- 42 心不在焉
- 45 跟踪的人
- 48 拍电影
- 51 天星码头的离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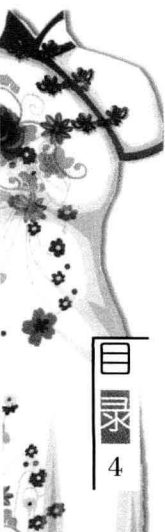
- 56 任人宰割的牲畜
59 书库的楼上
62 简陋的小公寓
65 在炎樱家
68 如对神明
72 恼人的秋风
75 感恩节
78 救世军
81 最后的离别
84 那些乞丐与酒鬼
87 白茫茫的雪地

- 92 多看了他一眼
95 月光下
98 蓝帽子花
101 一根救命稻草
105 另一个人的温暖
108 萨拉托加小镇
111 彼得堡的八月
114 老娘的药线
118 苦涩的婚礼
121 祸不单行
124 阴影里

- 127 她的来信
- 130 无脚鸟
- 133 波士顿之行
- 136 跳蚤市场
- 139 倒卖古董的日子
- 142 雪尔维亚
- 145 在旧金山
- 148 捷乐米的照片
- 151 又见炎樱
- 154 不肯安定的心
- 157 麦太太与麦先生
- 160 台大那些才子们
- 163 花莲的木瓜
- 166 台东火车站
- 169 寄人篱下
- 172 该死的《红楼梦》
- 175 赖雅的贺卡
- 179 《南北喜相逢》
- 183 补锅的男人
- 186 坏家伙又来了
- 189 无情的菲丝
- 193 迈阿密大学
- 196 搁浅的鲸鱼
- 200 我们回不去了



- 204 重回洛杉矶
208 林式同
211 《山河岁月》
214 上海来信
217 洗手净指甲
220 流浪在日落大道
224 只有五分钟
227 仿佛大难将至
230 离不了的手杖
233 一地瓜子壳
236 人生不团圆
240 就这样收梢



孔雀蓝

吴锦庆老师

早晨，外面一片嘈杂，这声音是我喜欢的。推开小旅馆狭小的窗户，外面就是香港拥挤的老房子。和广州一样，它在门前有一道宽宽的走廊供人行走。亚热带炽热的阳光随着熟悉的粤语一同涌进来，我这才真切地感到，确确实实到了香港，我来到了香港。对它，我的印象就是一场战争，就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，虽然不舒服，而且没完没了地抱怨着，到底还是睡着了。

我就住在香港大学附近，这一带原本是熟悉的，现在到处拆建，拔地而起一幢又一幢大楼，面目全非。但是，依稀还能看到一些似曾相识的眉目。吃了早饭，估计到上班时间，我去了港大教务处。吴锦庆老师也恰好刚到，正在抹去桌子上的灰尘，他也有很多天没来上班。给我倒了杯水，然后在我对面坐下：“先办理报到注册手续，你现在住在哪里？”我小心翼翼地：“昨天才到，就在小旅馆里随便住下来。”他的口气像和老熟人在说话，却又有点心不在焉：“住到学校里来。”我说：“就在这两天到学校里来。”他抬头看着我：“为什么就在这两天到学校来？你马上就搬到学校来，我和宿管处联

系，住在学校安全些。下午你就去上课，手续我马上给你开证明，这个不容耽误。你知道为了你入学我费了多少事？你要珍惜。”我向他道谢，他拉开抽屉，从一个硬面簿子里掏出一叠软塌塌的发黄的材料，然后给我开了证明：“先搬到宿舍来，去上课，办理注册。奖学金我会替你申请，这一批还要等待，这个不能急。申请到的话，会有一千块。”

我再次向吴锦庆老师道谢，然后告别他。走到楼梯口，他追出来说：“张小姐，要不要派个男生帮你拿行李？或者你自己叫计程车？”我说：“不用，我的东西很少。”

走出阴凉的办公楼，置身在阳光下，我开始恐慌起来，那种恐慌像荒烟蔓草在内心疯长。其实我根本无钱读书，也无心读书。看到校园里的青春面孔，他们全是新人。我一个内心荒凉的老人，如何能和他们在一起相处？我确实没有兴趣去读书，一丝一毫兴趣也没有。我自然也是没有钱，现在哪有钱哪有心情去读书？迫在眉睫的事就是找一份职业，养活自己，真要到了当掉了姑姑的藤编银手镯那一天，可就来不及了。但是工作去哪里找呢？偌大的香港，似乎没有我的存身之处。我停留在报摊前，简陋的一个报摊，白布蓬拉起来，像上海的阳春面面摊，还要兼营茶水和零食。我买了几份报纸，主要看它们的招聘广告，却没有一个职位适合我，我甚至不如那些广东、越南偷渡过来的难民，更不如菲律宾女佣，她们有的是力气。

我在旅馆里睡了三天，三天只出门一次，给在香港曾经的朋友和远在日本的炎樱发了信件，然后闭门不出。偶尔出去买便当，顺便将晚饭也带回来，有时候两顿弄成一餐，只为了省钱。想起姑姑说过的话：“我现在只吃葱油饼，省事。”省事

是借口，省钱才是目的。

但是，吴锦庆老师很快还是找到了我，我并没有告诉他地址，他在港大周边小旅馆里一一打听，最终通过住客登记找到了我。我站在昏暗的房间里，他就站在门外，看着我：“张小姐，你怎么回事？”我向他抱歉，然后说：“实在对不起，吴老师，您听我说。”他发火了：“我不听，张爱玲，你知道为了你来续读，我费了多大周折？你是知道的，李开第先生也很清楚。可你一点都不珍惜这个机会，那你来香港到底想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吴老师，您坐下来，听我慢慢说。”吴锦庆说：“别说了，你今天下午必须去上课，否则的话，我没法向校长交代——实话跟你说，很多议论都传出来了，说张爱玲人已到了香港，却迟迟不来注册，明摆着就是通过续读港大潜逃来港，她其实不是为了读书，就是为了来香港。她这种行为与偷渡客没什么两样，可能还更狡猾。张爱玲，我为人处世一向很谨慎，你不要让我为难，我还要在港大讨碗饭吃。你必须去港大上课，给我一个面子。”

话说到这个份上，也可以说把我的一点小伎俩全撕破了，自然不能让别人太为难。更何况这一切全是我引起的，我站起来说：“好的，我现在就去注册，我马上搬到港大去——我不过是等待我姑姑给我寄学费来。走得太匆忙，大陆情形你不知道，钱一时不凑手。”吴锦庆说：“这个我和贝查校长说说，可以暂缓一缓。”

吴锦庆看着我，把想说的话全咽下去，他可能也觉得刚才太狠了点。

邝文美和宋淇

在香港大学读了两个月，这样的日子总是有点荒腔走板。生命的每一步其实都不能错过，错过了也就错过了，赶是赶不上的，像胡琴跟不上散板的节拍。要拼命地赶，就只能荒腔走板。我九月份注册入学，手头的钱渐渐花光，眼看着就要当掉姑姑塞进我行李箱子里的那个古董，而港大承诺的一千元奖学金却迟迟没有兑现，看来他们也永远不打算兑现，我决定离开港大，也是因为实在读不下去。

临走的那一天，仍然犹豫着，不想和校方太对立，还因为出了学校也无处可去。全部的希望就在炎樱那里，她隔三差五地总会有信来，但是对于我急需的工作却只字不提。她知道我的心情，不提可能也没有办法。我心急如焚地盼着她的来信，盼信是每天的全部希望。香港与内地一衣带水，我本来就对它没有安全感，只不过将它当做一块跳板，只要有机会，肯定要跳到远远的地方去。

炎樱的信终于来了，说可以帮我在日本找到一份工作。我将那一行字用笔画了一条线，看了几遍，然后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学业。也没有向校方说明，只是悄悄搬离了学校宿舍。住的

地方早就打探好了，是香港青年会，很便宜的旅馆。我给吴锦庆老师写了张请假条，放在信封里塞到他办公室门下。请多长时间假，请假去哪里，则统统没说，任他想象去，我肯定不会回来了。

我在青年会也没有安心住下，就到天星码头买好去日本的轮船票。那时候香港去日本的船很多，我图便宜，搭的是一艘货轮，要等上十天半个月。我很急，青年会来的人特别多，我住在这里不知怎么风声就传了出去，很多人来看我，认定我是一个有怪癖的女人。不理他们又没有礼貌，要是搭理真的是没有时间。他们对我也并不太尊敬，只是把我当成一个奇怪的女人来看待，还稍微有点嘲弄穷文人的意思。只是满足一种好奇心，这让我相当愤怒，再不想对他们还之以礼貌。

那天晚上我从房间里出来吃饭，走到青年会门口，发现正在下雨，犹豫了一下。忽然站在旁边的一个知识女性向我打招呼：“你是张爱玲吧？”我抬头看她，与我年龄相仿，很文静，也很亲切，不由地生出好感来：“您是？”她笑着说：“我也是从上海过来的，毕业于圣约翰大学，我们算得上同学，还通过电话。”我吃了一惊：“通过电话？”她笑着说：“我在美国驻港领事馆新闻处工作，前几天你打电话去应聘——”。我这才想起有这么一回事，听人说美国驻港领事馆新闻处招聘翻译，这工作适合我，我从电话黄页上找到他们的电话，打电话去咨询，原来正是她接的电话。她说：“我一直帮你留心，可是还没正式开始招聘，而且这工作也不是固定的，按件计酬。”我说：“我知道的，这样才自由。”她说：“我记得在校园见过你的，你是名人嘛。”我笑起来，她接着

说：“早在报上看到你来香港，那天你又说你住在青年会，正好过来办事，真是巧合。我也写作，我的笔名叫方馨，还有一个叫章明，不常用。”她快人快语，我一下子对她亲近起来，不仅仅因为同是上海来的，也不是因为同为作家。我只是出于直觉，我和她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。而且我敢肯定，她是专程来看望我的。

雨越下越大，我说：“我刚来，也没有伞，不如在大堂坐一会儿。”她说：“好啊。”我们在登记台对面的沙发区坐下来，她说：“从十年前你发表《沉香屑·第一炉香》、《茉莉香片》开始，我就注意到你，一直是你的忠实读者。你的作品我都细细读过，一直到现在，都摆在我的案头。”我说：“是嘛，那是老太太的缠脚布，又臭又长的东西。”她说：“别谦虚，那么多人说好，总归是有道理——你现在就住在这里？”我说：“我从港大出来了，炎樱在日本，说可以帮我找一份工作，我买了票，想去日本，心里又忐忑。”她说：“哦，我能理解，欢迎到我家去坐坐，我先生在电影公司，我平时喜欢算卦，不如我帮你算一卦，看看去日本顺不顺。”我说：“好呀。”她说：“我知道你不喜欢见太多人，这样好了，我住在离这儿不远，明天晚上我带着书过来帮你算一卦。”

第二天晚上邝文美和她的先生宋淇一同过来，带来了水果。我和他先生也一见如故，邝文美说：“世人都说你很怪，哪里怪呀？很亲和还很幽默。”我说：“随世人去说，反正我不解释，我一张嘴肯定对付不了万张嘴。”宋淇从包里取出一本牙牌书，为我赴日本求职算了一卦，结果是：

中下 下下 中平

卦辞：

求人不如求己，
他乡何似故乡。
蓦地起波澜，
纡回蜀道难。
黄金能解危，
八九得平安。

解曰：

人情更比秋云薄，
蜀道何如友道崎。
故园荒径犹堪念，
何必风霜访故知。

断曰：

积雪为山，囊萤作灯。
小者有用，大恐不胜。
临深履薄，战战兢兢。
三数俱卑，宜小不宜大。
临履战兢，占者当如是也。

算完卦，宋淇黑了脸，说：“求人不如求己，他乡何似

故乡——预示了你在日本求职会无功而返。”我有点不相信：

“是吗？”

我心里像塞了块石头，但是想到算卦只是玩玩而已，不当真的，还是决定赴日本去会炎樱。

